

影视观察

戏比天大 艺术长青

刘效仁



《戏台》海报。

“戏台小天地，人生大舞台。”由陈佩斯执导，陈佩斯、黄渤、姜武、尹正领衔主演，杨皓宇特邀主演，余少群、陈大愚、徐卓儿主演的电影《戏台》，在轰轰的大炮声、铿锵的鼓点声、抑抑呀呀的唱腔声以及压腿声、叫噪声中，上演了一台军阀与戏班、大帅与角儿、观众与演员既对抗又相谐，亦庄亦谐、嬉笑怒骂、怪诞而庄重的艺术喜剧与人生大戏。影片不仅以坚贞不屈、拒绝改戏的艺术故事，塑造了一群京剧演员“戏比天大”的执着信念，也让观众在笑与泪中照见：百年来，世道或许流转，但若风骨不折，生命与艺术便能生生不息。

影片讲述了民国初年台上台下各色人物命运偶然勾连，上演一出旧世梨园荒诞喜剧的故事。这部连陈佩斯起初都对票房颇感悲观的剧作，最终凭口碑赢得观众青睐。预售仅20余万元的冷清开局，挡不住口碑发酵的热度，截至8月18日，上映25天票房达3.95亿元。

乱世熔炉淬炼人间烟火

《戏台》之所以堪称“好戏”，首先在于它将戏剧人生置于军阀混战的乱世熔炉中淬炼，在强烈的冲突对抗里，彰显出人间烟火的厚重张力。

大幕一拉开，正值清末民初，北平正被战火撕裂。两派军阀在城头激战，轰轰的大炮让千年城墙崩塌，相伴的是双方将士的血肉横飞。硝烟暂歇，蒸汽机车迎着刀枪缓缓驶入古老的城门，而每一方势力背后，都有洋人掺和其间、坐收渔利。即便如此，战火终究吞没了

人间烟火气：前门大裕斋包子铺依旧生意红火，人们仍在议论戏班。黑帮、名流、姨太太竞相追捧的名角儿金啸天（尹正 饰）一到，满城便似起了涟漪。

看似不相干的人与事，实则早已缠绕交织，难分彼此。有人在乱世中苟延残喘，如德祥大戏院老板吴经理（杨皓宇 饰），明知“明年今日或许便是自己的忌日”，仍需保障洪大帅（姜武 饰）亲自点的老乡“霸王戏”按时出演；有人则做了“变色龙”式的精致利己主义者，如充当大帅“四梁八柱”的许处长（陈大愚 饰），媚权欺民却遭大帅当众杖责，待监大师进城，又即刻转投新主，活成乱世里典型的“墙头草”。

黄渤饰演的大嗓儿尤为鲜活。他笑言：“大嗓儿被推上台戏时也慌，但转头就把‘当霸王’当成一场热闹，这种‘钝感力’其实是乱世里的生存智慧，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，先把眼前的日子过乐呵了。”这个被强推上台的票友，过了一把戏瘾，意外收获了一段情缘。在他看来，这仿佛一场梦，梦醒后依旧操持街头跑堂的营生，却让人读懂：即便命如草芥，也能在夹缝里嚼出几分甜。

徐卓儿饰演的思玥，身为大帅六姨太，于身不由己的乱世中，将楚霸王项羽当作精神寄托。她的“不幸”与“不争”，藏着旧时代女性多少无声的叹息。

可以说，乱世之交，无人能脱离人间烟火的裹挟，每个人都在演绎自己的尘世故事：或顺遂或困厄，或沉沦或奋争。即便是那位不可一世的大帅，见台上楚霸王因败北无颜见江东父老、决意自刎时，竟也感同身受，难掩悲恸，哭得失态；而当他与大嗓儿在后台闲谈乡情、戏说戏曲与西楚霸王时，那份轻佻戏谑、活脱脱一副顽主模样。他曾将枪口对准戏班人的胸膛，尽显嚣张；可一旦败走，却怯懦如鼠，唯有狼狈奔逃。所谓权势，终究掩不住肉身凡胎的本相。

生死抉择彰显艺术尊严

影片更深层的张力，在于戏剧人被推至生死关头时，以血肉与风骨撑起的艺术尊严。

《戏台》选取《霸王别姬》作为戏中戏，绝非偶然。这部作品以豪情天纵与柔情刻骨，谱写了一段悲壮而凄美的英雄与佳人之歌。一代又一代观众走进它的深邃世界，感受那份壮烈与哀愁，领略的不仅是京剧艺术的无限魅力，还有演员对艺术精神的不懈追求。《霸王别姬》的选择，不独因思玥的偏爱、军阀附庸风雅的喜悦，或戏迷票友的偏爱，更因戏剧人对艺术与人生的赤诚。

大帅的枪口之下，侯喜亭（陈佩斯 饰）不得不为“五斗米折腰”——为的是戏班老少及家人的生命安危。“活人不能尿尿憋死”，为了活戏，更为了活人，他看似选择了妥协与退让。嘴上妥协，心底却憋着一股倔劲；跪下、深深弯腰、用头撞墙，每一次屈服都在积攒力量。待变数出现，他

猛地挺直腰杆，亲自上台调度，以肉身直面军阀的欺压与霸凌。

那一线生机，更来自金啸天。这个曾以“行尸走肉”的楚霸王扮演者，在戏班面临生死抉择时骤然觉醒。他决意不屈服，不再委屈自己，更不让戏剧艺术遭任意宰割与玷污。这才是“角儿”：一旦扮上戏服站到台前，便换了模样——坚守艺术尊严，用生命演绎楚霸王英雄末路，演活儿女情长的眷恋。戏比天大！哪管大兵压境、枪口洞洞，池座后排已架起马克沁机枪，依旧把戏唱得掷地有声。生死不惧，豪情纵横。

“他守的不是戏台，是心里的干净。”面对野蛮对文明的蹂躏、强权对艺术的践踏，总有傲骨铮铮作响。这就是角儿，是一代代艺术人的生命传承。

当代艺术人的生存镜像

《戏台》最动人之处，莫过于借旧世梨园的故事，照见当代艺术人尤其是戏剧人的生存与坚守。

剧中侯班主的“三跪”，将人物进退维谷的困窘、尊严被碾碎的崩溃演得人木三分，让人笑着笑着，心口便发酸，泪水自眼眶漫溢。某种意义上，这何尝不是扮演者、喜剧艺术家陈佩斯的独特感受？网友所言极是：从无人不晓的“小品王”到深耕话剧再到重返银幕，三十多年间，他历经市场冷落、潮流裹挟，在岁月中慢慢熬，任凭风吹雨打，始终如顽石般守着对艺术的“执拗”。尽管脸上已布满皱纹，但起身抖落尘土时，一举一动仍透着满身风骨，赢得满堂喝彩。

戏台之上，五庆班众人立于台侧，耳边响着枪声，目光紧盯戏台，无人落荒而逃，合力将那出戏唱至终场。戏台之下，《戏台》创作团队也历经困境：投资人撤资，导演与职员变卖家产凑齐设备，全员零片酬投入；因预估票房太低，五次申请放映皆被拒……未料试映时，影片落幕，全场灯亮，竟无一位观众起身离开，众人静静坐着，目光凝望着舞台。

“这戏里没有大英雄，却让每个小人物都闪着光。”看完影片，我眼前闪过的不仅是银幕上的侯喜亭、金啸天，还有现实中为艺术弯腰又挺直的陈佩斯们。他们都在印证：戏台再小，能容人生百态；风骨再轻，能撑山河万钧。

今年正值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。从1905年京剧电影《定军山》的胶片转动，到今日银幕上的光影流转，百年间，中国电影人始终在坚守中前行。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，《戏台》的热映更添深意：它不仅是一部关于梨园旧事的电影，更以银幕为镜，照见了艺术从业者“戏比天大”的赤子心，是对一代从业者坚守初心的深情致敬。

好戏终有落幕时，但那些关于坚守、尊严、艺术与人生的故事，永远在人间的“戏台”上，唱得正酣。

荧屏看点



《锦月如歌》海报。

改编亦需创新想象

施俊杰

作为2025年暑期档备受瞩目的古装剧，由周也、丞磊主演的《锦月如歌》开播后，迅速登顶湖南卫视同时段收视率榜首。该剧改编自白手起家女主逆袭的小说《重生之女将星》，讲述了昔日女将姜晏遭家族背叛后逆袭复仇的传奇故事。然而，高热度必然伴随尖锐争议。原著党痛斥“魔改”，新观众盛赞“双强爽感”，两极分化的口碑背后，是创作自由与IP改编内核的激烈碰撞。

该剧在双强设定上有独特之处。男女主开局即面临绝境：女主被亲人背叛，男主丧父且家族蒙冤，两人均需从谷底重新崛起。一个白手起家组建军队，一个从军营小兵做起，这种设定强化了男女主的双强人设，让观众看到两人在困境中顽强拼搏的生命力，有别于传统古偶剧男女主一帆风顺的模式。但遗憾的是，原著“重生”这一核心设定，在剧中被改为“假死逃生”，改编需兼顾审查与创作规律，本可理解；但若触及人心，仍需在合理框架内守住精神内核。

原著中，姜晏遭父兄毒害，孕中被害、毒瞎双眼后被推入河中溺亡。她借城门口校尉之妻身份重生，带着前世血仇重返军营。剧版则删除了大部分虐身虐心的情节，仅以家族爵位之争作为驱动力，使复仇沦为世俗利益的纠葛，削弱了故事的悲剧内核，导致后续复仇剧动力不足，显得虚浮。而且剧版“假死”设定存在诸多逻辑漏洞，比如军营无人质疑女主“死而复生”，她眼睛溺水后竟无任何后遗症，被救后迅速恢复战斗力……悲惨命运的沉重感被轻飘飘地消解了。

演员的表演完成度相对较高。女主周也扮相英气，打戏干净利落，在一些场景中成功塑造出铁血女将军的形象，有一定代入感。其打戏的力量感、战损造型及四重身份转换，均获得不少观众称赞。相比之前的作品，周也的演技有明显进步，在被“哥哥”的手下追杀、刺穿胸膛的那一刻，她眼中的泪水、难以置信、不甘与刻骨铭心的心痛都表现得较为到位。男主丞磊的古装扮相帅气，在雪中跪戏等名场面中还原度较高，成功塑造出“美强惨”的少年将军形象。配角方面，白澍饰演的何如非，将反派哥哥的阴鸷与狠手辣演绎得较为生动；谭凯虽出场即下线，却将护国大将宁死不降的一身傲骨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此外，该剧在剧情节节奏把控上可圈可点。开篇节奏明快，首播四集浓缩所有爆点——姜晏凯旋即被毒瞎推入河中、夜闯灵堂撕毁战功簿、与肖珏“假结婚真联手”，复仇线推进较快，保留了“满级大佬重回新手村”的爽感，女主多次压制反派何如非的情节确实能吸引普通观众。同时，战场实景戈壁、铠甲战损细节、低暗朝堂布光，赋予该剧视觉质感。

但在服化道方面，女主的扮相被指缺乏诚意：她女扮男装仅靠“戴面具”，多年未被识破；作为飞鸿将军，身形过于单薄；小兵时期还化着妆，与军营格格不入。她在军营中的行为未体现出女扮男装应有的自觉性和警觉性，却时常流露出小女儿情态，与铁血女将军的人设形成割裂……

综观全剧，《锦月如歌》的优长与短板同样突出。演员的出色表现、部分新颖设定、快节奏叙事与电影级制作，构成了吸引观众的基础；但原著改编的争议、细节疏漏、逻辑断层，以及服化道对人设的背离，终究限制了其突破的高度。当姜晏从“地狱爬出的修罗”沦为“需男主铺路的将军”，当“女性绝境觉醒”简化为“古偶套路狂欢”，改编已与原著精神南辕北辙。正如剧中女主那句被追捧的宣言所昭示的——“我不需要谁为我劈出一条路”。真正的女性叙事，或许本就不该被改编的枷锁驯服。

非遗登场

常德汉剧高腔传承保护中心精心创作的汉歌《汉韵》，在“百团百角唱潇湘”竞演中获得“十佳节目”奖，主唱袁金霞获“优秀演员”奖。常德汉剧高腔六百年的流韵，以汉歌的形式被唤醒。

常德汉剧的根脉深扎乡土，它在本地祭祀歌舞基础上，吸纳明代弋阳腔、青阳腔等声腔养分，六百年间生生不息。《汉韵》便循着这条长河铺展叙事：从“历史长河中亮相”到“今天的舞台上闪光”，再到“续写非遗新篇章”的展望，满是对传统的温情，极富节奏感与音韵美。

歌词兼具节奏美与文化意蕴。“滔滔沅水唱出了常德汉剧高腔”，词作者以沅水喻文脉，道尽水土滋养；“官商徵羽，管弦悠扬。生旦净丑，粉墨登场”，四字短句浓缩了汉剧的音乐、伴奏、行当、表演形式的特点；“《思凡》《祭头巾》也曾登上大雅之堂”，则细数经典荣光。这般凝练，让人想起《说唱脸谱》的传播力。若《汉韵》能走进校园，必能让这门非遗更广泛地扎根。

作为汉歌，《汉韵》巧妙融合了汉剧高腔元素与现代作曲技法。开篇“六百年前一声唱”便先声夺人。节奏上使用附点推进，旋律上从sol到do四度跳进，在“声”字上出现全曲最高音♯，立马休止，将情绪控制住，然后七度大跳下行到g2“唱”字上，由弱渐强，级进上行甩腔。在演员袁金霞高亢苍劲的嗓音演绎下，将六百年沧桑尽展。

“按字行腔”是常德汉剧的特色，《汉韵》对此尤为讲究。如第一段“官商徵羽，管弦悠扬。生旦净丑，粉墨登场”和第二段“新人辈出，梅花绽放。推陈出新，步履铿锵”唱词结构一致，旋律与节奏上句相同，下旬因个别唱词声调不同而进行变化，从而达到因字行腔，腔随韵转。主歌中“管弦悠扬”的

一曲汉歌里的六百年

童盈旗

“弦”与“梅花绽放”的“梅”同属阳平，均用la到do的小三度上行，却因字位微调而各有韵味。这种因字生腔的巧思，让歌曲既守传统，又易懂易记。

作曲家贺绿汀说过“重复就是力量”，因为重复能够加强音乐形象的记忆性。《汉韵》副歌第一部分，曲作者用重复歌词后四个字的方式，采用模仿复调的手法，让主唱与伴唱形成二声部合唱，并且让主唱和伴唱交换位置，使旋律更加有层次、有支撑，富有张力，让“汉剧高腔源远流长”和“汉剧高腔神采飞扬”情感抒发酣畅淋漓。

常德汉剧的音乐伴奏，素称“场面”。管弦乐为文场，打击乐为武场，统称“文武场”。正所谓“场面平台戏”，这些文武场在《汉韵》的音乐中都有体现。有意思的是，《汉韵》在前奏中有一段加入人声合唱，使情绪更加激昂，场面更显辉煌庄重。在其他姊妹戏曲中也有类似的幕间合唱表现形式，奥地利作曲家古斯塔夫·马勒在他的《第八交响曲》中也通过人声与乐队的对话实现“声乐交响诗”的创新，启发了20世纪大型合唱交响曲的创作。我们不由感叹，这种赞颂人类精神和力量的艺术表达，是可以跨越时空、跨越艺术门类的，是艺术审美体验的共同性。

在舞台的调度与编排上，《汉韵》紧紧围绕“传承”的主旨。开篇留声机传出的经典唱段里，师父教小学员练功的场景渐显；背景大屏延伸出红蓝色波浪，流转间闪过汉剧传承者的历史影像；台上行当扮相、经典角色次第亮相，无不诉说着六百年的坚守与新生。

一曲《汉韵》，既是对过往的回望，更是对未来的邀约——让常德汉剧高腔，在汉歌的新韵里，继续流淌下去。

湘江艺话

峰峦叠翠藏清凉

周树龙



元 王蒙《夏日山居图》(局部) 纵118.4厘米、横36.5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

处暑渐近，暑气未减，阳光炙烤着大地，蝉鸣声此起彼伏。此刻，若能躲进一片清凉的山水之间，该是何等惬意。七百年前，元代画家王蒙就用他的画笔，为我们创造了这样一个避暑胜地——《夏日山居图》。这幅画作纵118.4厘米、横36.5厘米，纸本墨笔，现藏于故宫博物院。

王蒙，字叔明，号黄鹤山樵，与黄公望、吴镇、倪瓒并称为“元四家”。他出身书画世家，外祖父赵孟頫是元代画坛的领袖人物。在艺术氛围浓厚的家庭环境中长大，王蒙从小就展现出非凡的绘画天赋。与许多文人画家不同，王蒙不仅擅长绘画，还精通诗、书、法，是一位真正的通才。他的山水画以繁密见长，构图饱满，笔墨苍润，在元代画坛独树一帜。有趣的是，王蒙晚年隐居黄鹤山，过着与世无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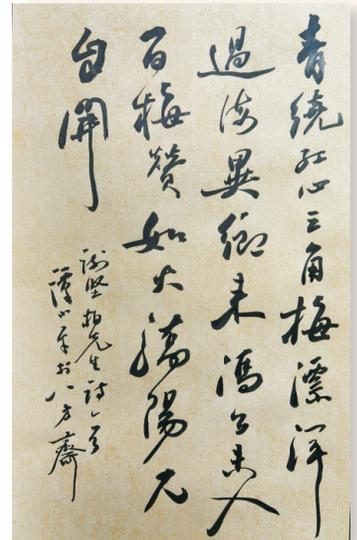
的生活，这种隐逸的生活态度也深深影响了他的艺术创作。

《夏日山居图》创作于王蒙晚年，那时他已历经人生的起起落落，对世事有了更深刻的理解。元代社会动荡，文人多怀才不遇，王蒙选择隐居山林，寄情山水。这幅画正是他内心世界的写照，表达了对宁静生活的向往和对自然的热爱。画中幽深的山谷、潺潺的溪流、掩映的茅舍，无不透露着画家对理想生活的追求。据说王蒙作此画时正值盛夏，酷暑难耐，他使用笔墨构筑了这个清凉世界，既是对自然的礼赞，也是对现实的超越。

展开画卷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层峦叠嶂的山峰，郁郁葱葱的树木几乎占据了整个画面。王蒙用他特有的“牛毛皴”技法，将山石的纹理刻画得细致入微，仿佛能触摸到那些粗糙的岩石表面。画面中部，几间茅屋掩映在树林之中，一位隐士正倚窗远眺，享受着山间的清凉。溪水从山间蜿蜒而下，在阳光照射下闪烁着点点波光。最令人称奇的是，尽管画面构图繁密，却丝毫不显拥挤，反而给人一种深邃幽远的感觉。这种“密不透风，疏可走马”的构图方式，正是王蒙的拿手好戏。

在技法上，《夏日山居图》展现了王蒙晚年的成熟风格。他独创的“解索皴”和“牛毛皴”在画中得到了充分运用，那些细密如牛毛的线条，既表现了山石的质感，又营造出湿润氤氲的气氛。墨色的运用更是出神入化，浓淡干湿变化丰富，近处的山石以浓墨重笔绘就，远处的峰峦则用淡墨轻染，形成了强烈的空间感。树木的画法也别具一格，枝叶交错却不杂乱，仿佛能让人感受到山风吹拂时树叶的沙沙作响。王蒙还巧妙地留出了几处空白，代表云雾或水面，使画面透气而不沉闷。

站在《夏日山居图》前，时间仿佛静止了。七百年的岁月不仅没有消磨掉这幅画的魅力，反而让它更显珍贵。王蒙用他的笔墨创造了一个永恒的清凉世界，让后世的人们得以在喧嚣的都市生活中，找到一方心灵的净土。



谭小平书谢朓《咏梅》诗。释文：青绕红心三角梅，漂洋过海异乡来。冯公未入百梅赞，如火骄阳兀自开。